

朝阳随笔

## 那棵桃树

饶 艳

我家院子的角落有一棵桃树,紧挨着邻居刘姨的院子。

这棵桃树自打我记事起就有,听母亲说桃树是野生的。在桃树苗长高前,没有人发现过它,因为那里堆着一些碎石瓦片。父亲在清理碎石瓦片时,才发现了这棵嫩嫩的绿苗。

院子里怎么会莫名长出桃树来?父亲猜想,一定是头年翻修房屋时,瓦工吃过桃子后,随手扔下了果核。蜷缩在碎石瓦片中的果核,在这个春天,“冒”了出来的。我和表哥阿海常常摇晃着它瘦小的身子说:“桃树、桃树,你快长,长大了我好吃果果。”

又是一个春天,我们惊异地发现,在它的枝头上,跃然端坐着星星点点的花蕾,开花自然预示着结果。就在桃花露出笑靥时,邻居刘姨要动工盖院墙。挖土砌墙,自然会殃及桃树,我和阿海每天都在为还能否吃到桃子而担心。母亲说:“桃树本来就不该种在这儿,刘姨盖院墙重要。”

每天,我和阿海都跑到桃树跟前,对盖院墙的工匠说:“要小心哦,不要砸到桃树。”工匠们笑称我俩是“小监工”。虽然盖院墙只让桃树受到一点点皮外之伤,但院墙的房檐差一点就挨着桃树尖了。“桃树以后再也长不高了。”我和阿海为桃树难过起来。

后来,才发现,我和阿海的担心是多余的,桃树像当初发芽时一样,再次侧歪了身子,避开阻碍它往上生长的屋檐。破土时,为了避开压在身上的碎石瓦片,桃树歪着身子钻出了地面,现在为了避开头顶的屋檐,又歪着身子向上生长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桃树长成了“S”形,遇到刮风下雨,随着风东倒西歪,好像随时都会折断倒在地上。

桃树如此形象,长在院子里的确不好看。有好几次,来家里的客人都说,应该把它拔了。母亲说:“留着吧,它能长成这样,挺不容易的。”就这样,这棵颜值为零的“S”形桃树,艰难而又顽强地在院子的边缘生存着。尽

管这样,历经成长阻挠的桃树,春天里,依然发芽开花,给院子带来缕缕花香;夏天到了,它也结出桃子来,尽管桃子味道很酸,但毕竟是结出了果。

后来,我们搬出老院,住进了新家。一天,我路过老院,蓦然想起了桃树,立即转身向院子跑去。院墙旁边堆放了许多建筑材料,居然把桃树的一大半枝丫压住了,树干被撕裂成两半,压在材料下的树叶已枯黄。看着桃树如此模样,我想,也许不几天它就会枯萎死去。

此后,我总隔三岔五去老院看桃树,但终究没伸出手将压在它身上的东西搬走。也许在自己的潜意识里,也认为它是棵丑树,本应该拔去。来看它,只是看它这副模样还能坚持多久。有一天,压在它上面的石砖竟然又增多了,那本已伤残的树干几乎全被掩埋,只剩下一根枝丫在一堆建筑材料里,孤零零地随风摇曳着……它明天也许就不会存在了,我一边想着,一边走出了院落。渐渐地,这棵桃树也走出了我的脑海。

“那棵桃树长新叶啦!”一天,阿海牵着风筝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。真的,桃树仅存的那根枝条,竟然又被春天唤醒。

看着春风里轻轻摇曳的枝条,我惊叹生命的顽强。就那么一根细细的枝条,它却历经了严冬的考验,庄重地向世人宣告:我还活着!

不久,枝条上再次开出了粉红的花朵,无比地娇柔;在我看来,这应该是世上最美丽的桃花了。随着建筑材料的搬离,原先压在桃树干上的石块也清理走了,这棵顽强活下的单枝努力向上拔节长大,终于又有了树的模样。它在春天又如期开花了。

离开家乡已很多年,每当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感到颓废沮丧时,母亲常对我说的话便是:“还记得那棵桃树吗?”

“心若向阳,便是晴天。”想到那棵桃树,笑容便会浮现在脸上,拂去心灵的尘埃,迎着阳光一路向前。

(作者来自河南炼化)

散文

## 老王

仇土鹏

老王的炒货店在巷子口。每天,他早早就把摊支好。瓜子、花生、核桃、葡萄干、蜜枣……井井有条地摆满一玻璃柜,老王笑呵呵地坐在小板凳上。

从早到晚,从小学到中学,无论我什么时候路过,都会看见老王,深深的皱纹里折出深深的热情。“来尝尝啊,小鹏!”印象中,高中晚自习下课后,巷子里的路灯都熄灭了,只有老王的店还开着。

渐渐知道,老王家在郊区。最初,他蹬着一辆贴满广告的三轮车拉客,后来蹬不动了,狠狠心买了个电动三轮车。再后来,眼睛不好使了,才开始卖炒货。老王家里只有他一人,老伴去世得早,孩子也因车祸先走一步。可直到知道这事之前,我都没有看出来老王头上那些明亮的白发曾经撕心裂肺地走过黑发。他始终笑呵呵地。

巷子里不光有老王的炒货店,还有刘阿姨的百货店和张大姐的水果店。如果找不到老王了,四处望望,必能在附近的店里或摊子旁找到他。没生意的时候,他就喜欢到别人那儿聊天。若是别人有事,他也会主动帮忙照看门面。

偶尔,我也会凑过去听他们侃大山。老王常手舞足蹈地说道:“想当年我能拾起100多斤的粪,走上30里路交给生产队……30斤能换10个工分,10个工分能换三四块钱呢。每天都能喝上点小酒……”有时候老王说得夸张了些,张大姐会毫不客气地揭穿,“哎呦呦”地肆意取笑。老王也不以为意,陪着哈哈大笑几声后,接着说。老王的笑声很有特点,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地传来,甚至波动到了我们的脸上,掀起一波波同样欢乐的弧度。

连我都能看出来,老王已经把这巷子口当成了自己的家。

中午,老王依旧会守在摊位上。我曾看过他吃午饭,一个搪瓷大碗里盛满面条,白溜溜的。呼噜噜的吃面声能传得老远,听得人馋虫直动。

和父亲说起时,他竟惊讶地挑起



石化漫忆

▲开往春天的列车。

曹业琦 摄

# 把根留住

苏成武

王科长在离岗前,给我留下了几十张建厂初期的老照片,叮嘱我保存好。丢了,就再也没有了。

其中一张照片是几个年轻人的合影,背景是挖土石方的建筑工地。照片上,一个穿着背心的年轻人,一手叉腰,一手搂着伙伴的肩膀,看着非常神气。尽管他的身体略显单薄,但脸上的笑容却是最灿烂的。其他四人,有的坐在土堆上,有的手里还攥着铁锹、镐头之类的挖掘工具。除了他们开心的笑脸,看得出那天的阳光也很灿烂。

那是1986年春夏之交的太阳——她让那些奋战在齐鲁乙烯建设工地上的小伙子感到温暖。同时,还夹杂着无以言表的兴奋。

那时,在他们眼里,齐鲁石化厂区周边的山林和银塔一样壮美;那连片的泛着银光的装置球罐,更是散发出朝阳工业特有的浑厚气息。他们是幸运儿,或是社会招工,或是毕业分配,纷纷从各自的家乡来到这里,成为这座新兴石化城的年轻主人。

后来,因为撰写建厂初期故事的需要,我曾找到照片中的几个主人公,了解当年的情况。

“是时代选择了我们,而我们,也无愧于那个时代的选择……”照片上那个叉着腰的小伙子,叫石怀发,如今已经退休。那天,他对我说话时,眼神里依旧流露着自豪和坚毅。

他指着照片上的同伴,一一介绍:最帅气的这个是张明文,现在是汽机车间的工会主席;这是孙涛,我们的老大哥……

30年过去了,每个人的足迹,早已印刻在历史的长河中。这张褪色的照片,却让他们不泯的青春岁月,依稀泛着粼粼波光。

“千言万语联系工作、千方百计克服苦难、千辛万苦完成任务。”石怀发说,“热电厂‘三千精神’即始于那个年代,始于当年热电人啃下的一块块硬骨头。”

1986年5月,热电厂团委接到一项关键工程任务——敷设乙烯西变电站至湖田配水站的六千伏线路。这条线路全长3300米,施工难度极大,沿途需穿越6条公路、4条排洪沟,还要避开复杂的地下管道设施。电缆能否按期完工,关系到烯烃厂6月30日开工锅炉点火的安全供电问题。

从接到任务算起,距离投运时间只剩40余天。虽说是突击任务,但也要严格按照施工要求,半点儿不敢马虎。每天收工后,电缆沟的深度和宽度都要用米尺测量验收,差一点儿都不行,再加上天气逐渐炎热起来,这给正点完工带来很大压力。石怀发说:“我们青年突击队那些十七八岁的小伙子,没有一个孬种……开工头一天,细皮嫩肉的张明文就磨起了一手血泡。收工后,牙一咬,眼一闭,用针一扎,把血水顺手往衣服上一抹,第二天继续干。”等到工程结束,每个人的手上都磨起了厚厚的老茧。

石怀发当时是汽机车间团支部委员,除了带头干活儿,还要随时关注队员们的身体状况和情绪变化,为大家鼓劲、解忧。青年突击队借鉴当时农村“包产到户”的做法,23名突击队员每人承包一段。太阳落到地里,大伙儿就用最原始的工具——镐头刨、铁锹挖,一尺一尺往前推进。在穿越公路的地方,为了不影响道路交

通,突击队又组织人员挑灯夜战。由于施工点比较偏僻,天又闷热,很多队员就只穿条裤子挥锹舞镐,汗水顺着他们的脊梁流下来,被灯光一照,红黑透亮。

“现在想想,当时穿成那样干活儿,很容易被砸伤或者划破皮肤,挺危险的,应该严格劳保穿戴……”石怀发指着照片上挽起的裤腿摇了摇头。

当年,从西变电站到湖田那段全是土路,遇到刮大风,尘土飞扬,嘴里灌进去沙土,被灰尘眯了眼睛,都是常事。

到吃午饭的时候,厂里用“嘎斯车”送来一大筐箩蒸包,外加两保温桶开水,一擦碗……大伙儿三个一堆,五个一团,凑在一起吃得喷香。有一回,身材瘦小的孙涛一口气吃了7个大包子,虽是餐风饮露,大家却感觉无比幸福快乐。出力多,吃得也多,工作劲头儿十足。

合同科有个叫田春燕的女工,当时也跟他们在一起劳动。白天和男同志干同样的活儿,晚上回去,还要再加班处理预算业务,第二天照样精神十足地挖土方、拉电缆。那个工程,27天就干完了,不但保证了烯烃厂开工锅炉点火的安全供电,还节省了34万元施工费。这些钱,在那个年代是一笔巨款。

工程结束后,乙烯指挥部团委对各支青年突击队进行表彰。颁发给热电青年突击队一面“奋力拼搏保供电,义务突击作贡献”的锦旗,突击队荣立集体二等功。

1987年,石怀发他们干的那项工程,被团中央命名为“全国青年突击工程”。

石怀发告诉我,他是1985年7月入厂,在建厂初期,参加过很多这样的青年突击队。看到这张老照片,有好几天了,他的心情都无法平静。往事如烟,一件件重又浮现眼前。

照片中的另一个小伙子是张明文,我向他打听当年这项工程的一些情况时,他想了挺长时间,最后还是摇了摇头,说一些细节真忘了。建厂初期,这类突击劳动很多,隔三岔五就要参加。那会上的年轻人思想单纯、干劲儿也足,来了命令,争着抢着往前冲:不论啥活儿,干就完了。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。去年,建厂初期的那些老装置已经完成历史使命,全部关停。厂子西边的工地上,新的锅炉和汽轮机正日夜建设。假以时日,一座崭新的现代化电厂,将矗立于齐鲁大地。

与老照片有所不同,场地上,挖掘机替代了镐头,小推车换成了载重卡车,大吊车取代了卷扬机。唯一不变的,是洋溢在每个人脸上的创业激情和只争朝夕的劲头,这是我们石化人的根与魂。

(作者来自齐鲁石化)

朝阳  
足音



诗 歌

## 在大漠不说话也很好

(外一首)

马 行

大漠,沙丘  
铁皮房前的空椅子

都是我的影子  
一天又一天,身边没人  
狗也没有  
只有油气井  
以及无所事事的风

抬起头来  
又大又圆的夕阳  
已是天空的装置  
而最永恒的  
却是荒凉  
在此,谁也不必开口

我,来到油气井旁  
只需静静地坐一小会儿  
就可完成  
与大漠的交流

## 沙漠油田的黄羊

我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走啊走  
没见到油井  
也没见到石油工人

我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走啊走  
沙坡上,却突然有黄羊  
一只,两只,又来了两只

待我靠近了,才转过身  
略有迟疑地慢慢散去  
它们啊,仿佛知道我要来沙漠油田  
且从此路过

我继续走啊走,不一会儿  
又出现了一只黄羊,它瘦小,胆怯  
一边小跑,一边回头  
看了看我

(作者来自胜利油田)

## 归 来

刘贵娟

这一刻,是安静的  
只有风划过天空的翅膀

雨水中能听到的絮语  
一再删减  
剩下的一枚果核,撬动了  
整个春天

彩色的预言,一旦成真  
忧伤就来了  
它们在浅绿的尘世里,发芽  
每一个根须,都扎下憧憬

土地,阳光,流水  
归来,以一颗草木之心  
放牧无限的原野  
(作者来自中原油田)